

总统请来的

THE GUESTS OF PRESIDENT

李同成

客人

主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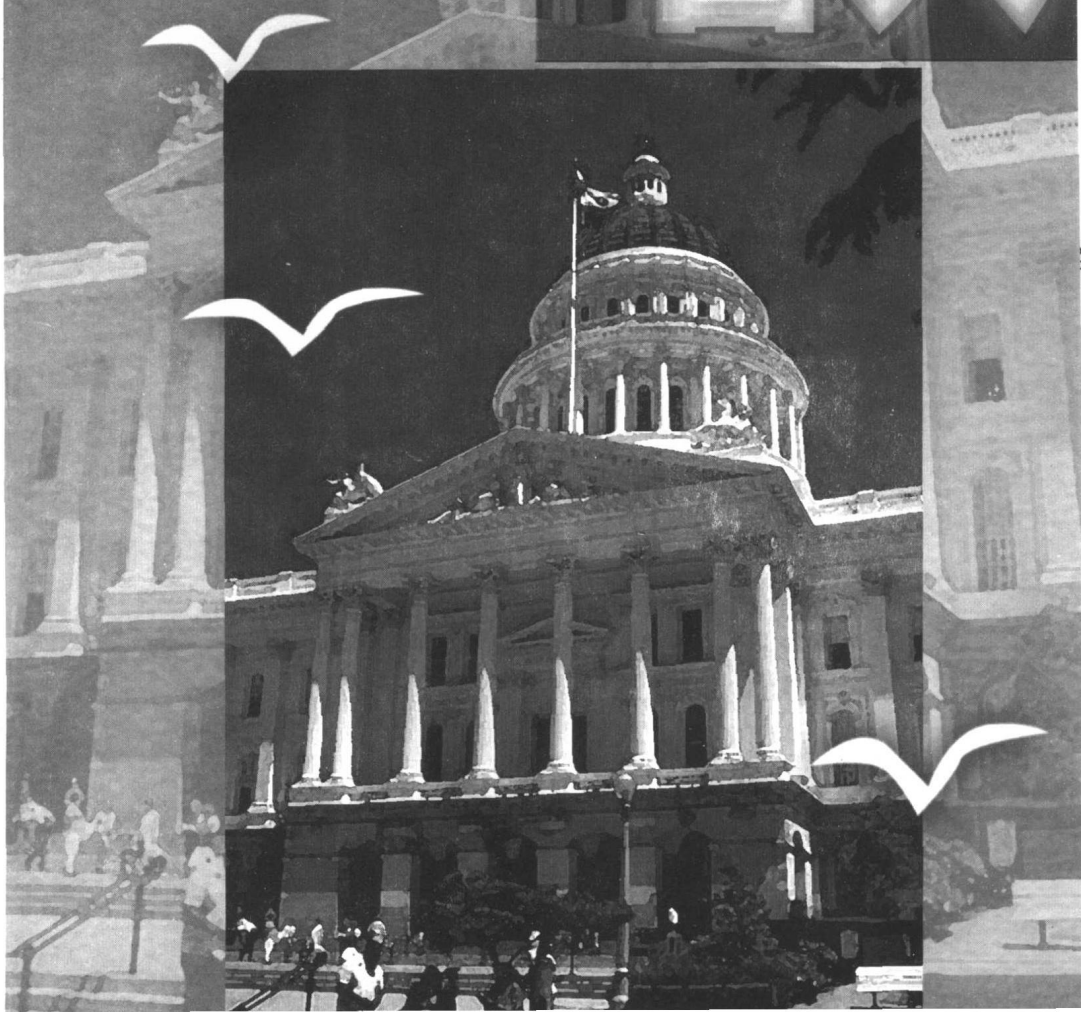


文匯出版社

总统请来的

THE GUESTS OF PRESIDENT

客人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总统请来的客人 / 李同成主编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
2003. 1

(外交官笔情墨趣: 2)

ISBN 7-80676-268-X

I. 总... II. 李... III. 外交人员-生平事迹-中国
IV. K827=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81667 号

标 题 / 总统请来的客人

——外交官笔情墨趣之二

主 编 / 李同成

特约编辑 / 曹宪镛

责任编辑 / 叶义辉

封面装帧 / 陶雪华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

(邮政编码 200002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/ 江苏启东印刷厂

版 次 / 2003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50×1168 1/32

字 数 / 210,000(照片 14 幅)

印 张 / 8.5

印 数 / 1—5100

ISBN 7-80676-268-X/G·134

定 价 / 16.00 元

写在前面

外交工作具有其一定的特殊性。不论在任何国家的首都，大使馆可以说是一片特殊的领地——国旗飘扬，警卫森严，电台高架，气象庄重，令人敬畏。外交官及其夫人们在外交场合，衣冠楚楚，仪态万方，言谈举止，不同凡响，一举一动，引人注目。加之外交工作的高度机密和严格的组织纪律，这就更给它蒙上一层神秘的金色光环。其实，外交工作同其他部门的工作一样，都是国家整个工作的组成部分。外交干部队伍是国家整个干部队伍的一个分支。只不过由于工作性质和使命使然，他们有比一般人更为浓厚的国家意识、民族意识、大局意识、整体意识。在非正式场合，他们也有轻松自如和富于人情味的一面。他们在国外使、领馆的工作和生活，受到国人的广泛关注和瞩目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我们在外交部离退休外交官中，组织了外交笔会，通过他们多年从事外交工作的经历，向广大读者从各个方面介绍外交事业、外交工作和外交官的活动与生活。

几年来，他们写了大量文章，通过工作中的欢乐和曲折，成就和教训，以生动的文笔，向人们介绍在毛泽东、周总理、邓小平、江泽民同志领导下开展新中国独立外交活动绚丽多彩、雄壮

宏伟的场景。这些文章除在全国各种刊物上发表外，外交笔会先后向广大读者推出了我国第一部《中国外交官丛书》和其他几套丛书与专著，这些著作使广大读者从中了解了不少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，和作者的亲身经历与国外的奇闻轶事，从而扩大了眼界和视野。这对笔者来说也算是尽了一份责任，从而得到了很大的慰藉。

现在，外交笔会又经过努力，把一套题为《外交官笔情墨趣》的著作奉献给广大读者。这套书的内容丰富多彩：有与政府首脑周末度假漫步，有与王室公主深闺促膝谈心；有在国际论坛的激烈交锋，有与异国友人的真挚友谊；有殖民时代贩卖黑奴的残迹，有百鬼跳梁的节日狂欢；有乔装打扮的谍影现形，有枪林弹雨下的历险；有奇山异水中的记趣，有东盟刀客的神勇；有太平洋岛国的旖旎风光，有非洲大陆的轶事奇闻——林林总总，不一而足，光怪陆离，精彩纷呈。本套书文章的突出特点是：视角宽广，包罗万象；亲历亲闻，形象逼真；夹叙夹议，情景交融；收放自由，随意轻松；摘英挾翠，生动有趣；文笔洗练，韵味隽永。

我真挚地希望各界朋友们读一读这本书，你会从中了解外交人员在国外的阅历见闻和异国的人情、世情、风光、风景，从而得到一些特有的知识、感悟和快乐。如果这本书能够得到大家的赏识，我们愿继续编写下去。诚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意见和指正。

舒 沁

目 录

写在前面	符 浩/ 1
------------	--------

人 物 春 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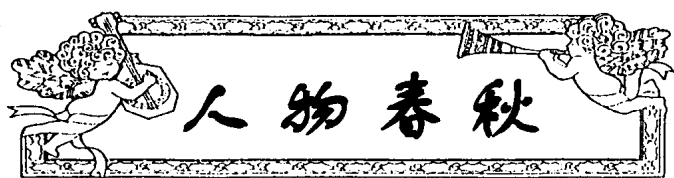
周总理和我们欢度除夕夜	王东莲/ 3
外交无小事,首要是严紧	李光辉/ 6
我陪周总理打乒乓	卫德娴/ 11
我给周总理当翻译	张正纲/ 15
临行前的谆谆教诲	朱祥忠/ 20
陈老总轶事	张毅君/ 23
忆外事工作中的陈毅元帅	张正纲/ 31
联合国中的中国高级外交官——冀朝铸	王东莲/ 34
结识奥林匹克巨人——萨马兰奇	汤铭新/ 43
萨达特遇难阅兵台	江 淳/ 47
萨摩亚元首的中国情	张 兵/ 51
一位当教师的首相夫人	成幼殊/ 56
亲历布尔吉巴总统遭废黜	朱应鹿/ 61
追忆帕尔梅首相遇刺	张 兵/ 66
走访韩素音女士追记	郭邦彦/ 70
四见克雷蒂安总理	陈文照/ 74
我见到的曼德拉	陆苗耕/ 78
我所看到的挪威领导人的平民作风	朱应鹿/ 82

斯内古尔总统的中国情	蒋本良/ 89
我陪卡尔扎伊游长城	马行汉/ 94

友好往来

一次难忘的扫墓活动	卫德娴/ 101
名字引起的思索	汤铭新/ 104
马亨德拉国王做客中国使馆	张正纲/ 107
从北京到布拉格	
——旅途记趣	李同成/ 110
瑞典情思	徐明远/ 119
访毛利族记趣	蔡再杜/ 133
中国电影外交在博茨瓦纳闪亮	卫德娴/ 138
“大使馆妈妈”	李同成/ 143
在马拉总理家乡度周末	江承宗/ 146
依依侨胞情	陈增林/ 149
同巴解战士在一起	张国强/ 151
毛泽东的老友——李振翩	周溢潢/ 154
为“小金鹰”欢呼	王嵎生/ 156
在海顿故乡摘葡萄	袁 杰/ 158
我把“友谊兰花苗”带回国	卫德娴/ 160
忆艾格尔顿市长	夏仲成/ 163
发生在非洲的一桩人命案	李同成/ 169
悉尼华人的一次大展示	
——记第一次“中国周”的举办	李锡龄/ 176
我主持的第一个国庆招待会	朱祥忠/ 180
魂归上海	王 殊/ 183
推心置腹一席谈	杨冠群/ 185

我在基里巴斯当“赤脚医生”	吴钟华/ 190
外秘约我下海捕鱼	吴钟华/ 193
相遇在海外	柴金如/ 198
满园樱花烂漫时	
——我为江泽民总书记访日打前站	吴德广/ 200
在马来西亚三会“刘三姐”	吴德广/ 203
我和桑切斯总统的两次家庭聚会	汤铭新/ 207
难忘哈根山	张 兵/ 211
“总统请来的客人”	
——记广西艺术团对加纳的访问演出	戴 严/ 217
《中国之晨》	
——一次不寻常的夫人活动	邓俊秉/ 223
患难见真情	曾文彬/ 228
晚宴上的交流	江承宗/ 231
重走尼克松访华的路线	
——陪同尼克松胞弟访杭州散记	江承宗/ 234
“女足外交”	周溢潢/ 237
我们在非洲戴上了红领巾	
——津巴布韦青年节活动侧记	黄桂芳/ 240
跨国医生成义举	郁兴志/ 246
访日本东北大学	曾文彬/ 249
熊猫“大使”风光上任	刘新生/ 252
我在越南过春节	李家忠/ 257
智利“长江小学”	黄士康/ 262



周总理和我们欢度除夕夜

王东莲

记得那是1956年，因为家境贫穷，我还是一个不满16岁的女孩，辍学走向工作岗位。当时了解到外交部机要处从北京的宣武区、东城区招10名工作人员。得知这一则消息的人真是心花怒放，高兴之极。

当时我的年纪不太大，但知道周恩来总理是兼任外交部长的职务。心里想如果能在这样一个全国人民都向往的，又有周恩来总理兼任部长的单位工作，将成为全中国人中最幸福的一员。我被街道办事处推荐，参加了外交部的体检和考试。我如愿以偿被录取了。我接到通知的那一天，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。每当我想起很快要成为周恩来总理兼外长领导下的成员之一了，我的心就会比以往任何时候跳得“快”，跳得“响”，总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。

入部三、四个月就到了年终。听老同志说，每年周恩来总理都要来外交部同我们单身的男女青年欢度除夕夜。我高兴得好几天都没有睡好觉。我躺在床上常常回想起老同志说，因为工作关系他们中有好些人经常能见到周恩来总理，我真是羡慕极了。一想到除夕夜就要看到周总理了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。我在想周总理的身材有多高，是胖是瘦（那时没有电视转播），他与平常人一样吗？我能和他说话吗？真见到周总理时，我能跟他老人家说什么呢？几天来，我一直在做见到周总理时说什么话的准备。

1956年的除夕夜到了。当时在单位的所有单身男女青年

都得到了通知,晚上10点钟周恩来总理要来外交部同大家一起欢度除夕夜。听到这个消息,我们顷刻之间都高兴得跳起来了。

除夕晚上有家的人,急冲冲地买了年货回家与家人团聚了。我们这些青年人或因值班或因家在外地,为有资格和周总理欢度除夕夜而感到幸福、自豪。有个大龄女同志说:“今天晚上又能与周总理跳舞了。”她说话的时候脸上洋溢着幸福的表情。我问道:“我不会跳舞怎么办?”“那就没有机会接近总理喽!”我的同事高大姐一边说一边向我瞟了一眼。我不甘示弱地说:“只要能见到周总理,我就是一个幸福的人。”

激动人心的时刻快到了。我们早已在大礼堂门外等候的人,得知办公厅值班秘书的通知说:“周总理9点40分将离开新华门,10点钟准时来到外交部。”等候着周总理的人群沸腾了。有的人看着手表,总嫌指针走得太慢;没表的人总要问带表的人说:“现在离10点钟还有多少时间?”忽听楼下有了脚步声。有个女同志正好站在楼梯的扶手边,低头看见了周总理正在上楼梯,她喊了一声:“总理来了!”人们不约而同地向总理问好:“总理您好!总理春节快乐!”周总理一边上楼,一边躬身向大家作揖,向大家拜年。

陪同周总理一同来的还有一位常务副部长(记不清是谁),周总理进入大礼堂后,他说:“请大家静一静,总理要讲几句话。”大家鼓掌欢迎。周总理双手向大家示意,不要鼓掌了。人群立即鸦雀无声。

周总理说:“青年同志们,你们好!你们都很年轻么!你们把青春贡献给了外交事业,你们是未来外交工作发展的希望。我感谢你们呀,同志们!在春节之际,我祝你们春节愉快,身体健康!为我国的外交事业做更多更大的贡献。”

总理接着说:“我还要向你们道个歉,”大家一听不知所以。“我说好了10点钟到部里来和你们共度除夕夜的,因故来晚了10分钟,很是对不住你们呀!”总理的话音未落,全体青年鼓起

了热烈的掌声。紧接着总理微笑说：“同志们的掌声是对我的谅解，再次感谢青年同志们！”

所有的女同志围坐在周总理的身边，唯我和一些男青年站在一边。我不敢走近周总理身边。我觉得自己到了周总理身边，可能什么话也不会说了。我看到周总理的眼神，不时地注视到男青年中的一个女孩，我很满足，心里也很高兴。

悠扬的舞曲声在大礼堂内回荡着，喜欢跳舞的人早已手脚发痒了。只是因为周总理还未离开座位，出于对周总理的尊敬，无一人走近舞池。周总理见状边说边站起来：“青年同志们，咱们跳舞吧。”周总理躬身示意请他身边的一位女同志先跳起来。周总理的身影和他那优美典雅的舞姿，博得了大家一阵阵掌声。周总理一边跳，一边与那个女同志说着话。她脸上的喜悦表情告诉我们，她第一个与周总理跳舞，实在是“受宠”，感到无比幸福。同时也让人好“嫉妒”。只见那个女同志与周总理在舞池里转了五圈便退出了。另外一个女同志进了舞池。原来周总理说：“我的时间不太多，争取能与每个女青年跳几圈。”这样在场会跳舞的女青年都有机会和周总理跳舞。

舞会结束了。我们赶快站到大门旁边，为的是多看周总理几眼。周总理走近大门时又发现了我。周总理说：“小同志，你为什么不跳舞呀？”我说不会跳。周总理又说：“以后要学会跳舞，这也是外交工作的需要嘛！”我答应着一定要学会跳舞。可是近50年过去了，我还没有完成好周总理交给我的“学会跳舞”的任务。

周总理离开我们快30年了。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永远地留在我的心灵深处。每当我想起周总理和我们欢度除夕夜，我仿佛又回到了50年前了，回到了1956年周总理和我们共同度过的那个除夕夜。

外交无小事，首要是严紧

李光辉

说到外交，人们往往会联想到谈判签约，办案交涉，送往迎来等等大的场面。但是外交实质上是一种处处体现国家政策、利益的无微不至的工作。周恩来总理生前谆谆教导全体外交人员，外交无小事，授权有限，一言一行均代表国家利益，不能信口雌黄，任意表态。他本人身体力行，言传身教，在工作中做出了杰出的榜样。周总理总是言近旨远，使人得益匪浅，终身难忘。

不亢不卑，通情达理

众所周知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初期，极“左”思潮泛滥，肆虐外交战线，玷污我对外形象。在林彪和“四人帮”的煽动下，曾发生过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等极“左”的错误行动。林彪出国叛逃事件发生后，极“左”思潮相对一度有所收敛。周总理利用时机，当机立断即指示外交部，要主动修复英国代办处的房子，费用由我方负担。同时，他又交待外交部有关官员，利用英国使馆举行的一次招待会，相机见到英国代办时，就火烧其代办处事顺致歉意。这是既落落大方表达了我方态度，又不必专门召见对方显得过分正式的一种高度外交艺术的行动。

当天傍晚，英国驻华使馆的茸茸草坪如茵，彩灯闪烁，乐声抑扬顿挫，英国代办在草坪入口迎接中外贵宾，场内欢声笑语，气氛和谐。客人基本到齐后，英国代办开始在场内转悠，同不少客人闲聊。但是，有关官员未能单独找到机会，同英国代办表达上述态度，因此，受到周总理的批评，并指示在以后的招待会上

一定要完成任务。

关怀备至，体现政策

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出国访问。他在苏联时，柬国内右派势力在美国支持下趁机政变，使亲王陷入困境不知何去何从。他飞临北京机场时，仍忧心忡忡。但当专机在停机坪停稳后，只见四周旌旗招展，锣鼓喧天。周总理已站在舷梯下代表中国政府热烈欢迎西哈努克亲王来访。亲王下机后赶紧同周总理热烈拥抱，热泪夺眶而出。奏完两国国歌后，周总理接着陪同亲王检阅仪仗队，同欢迎群众见面。与此同时，早已为亲王一行安排好了官邸和政府办公地点，使西哈努克亲王深为感动，大大增强了反美救国的坚定信心。周总理特别指示外交部有关工作人员，在亲王的衣食住行的问题上要无微不至的照顾，问寒问暖，以解亲王的后顾之忧。可是我方有关工作人员却好心办傻事，有一天直接去问亲王要不要为他做几套西装。周总理知道此事后严肃批评此举不妥，理应主动为亲王量体裁衣，准备服装，哪有事前发问使亲王处于尴尬境地的道理。

过细工作，创造良好效果

周总理在世时日理万机，但只要有可能仍不忘记做驻华使节的工作。当时几乎几个主要国家的大使他都能认出，有的名字还能记住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首轮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，在国民党撤离大陆前就是驻华大使。本人是个知识渊博的学者，贱民出身（印度种姓制度分四大等级，婆罗门为僧侣，刹帝利为武士，吠舍为商人，首陀罗为平民。未入等级的为贱民）。他对新旧中国都较有了解，对中国人民有一定感情。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，印度每年带头在联合国大会提出恢复新中国席位提案决策中，潘向政府提过积极建议。周总理每当接见印度代表团或参加招

待会遇见潘尼迦时，总是毫无架子，要聊上几句，互相问好。周总理还经常强调中印两国的共同利益，欢迎潘尼迦多到外地去看看，深入了解中国，并关照礼宾司同志帮助解决可能碰上的困难，使潘尼迦感到倍加亲切。他在任期满后专门在其所著《新旧两个中国》一书中，用较大篇幅称赞周总理的外交风度，细致可亲。他还风趣地提到有一次到广州参观访问，当地主人热情款待，宴会有一道菜其味鲜美，吃得津津有味，但在大饱口福之后，向主人打听才知道是蛇羹，大感恶心，但无可奈何已入肚，且作佳肴穿肠过。后来他作为一种趣事随便同朋友在谈笑中提及这个花絮故事。不知怎么传到了周总理的耳中，总理在一次偶然机会中见到潘尼迦时，还关心此事，表示当地主人做事不够仔细，应受批评，今后要健全菜单制度，大使先生下次要小心行事，引起在场的全体人员哈哈大笑。

潘尼迦任期满后回国，适逢笔者被派往印度阿拉哈巴德大学攻读印地语。在一次招待会上，他见到笔者，亲切聊起在华任职期间的经历，以能亲眼目睹新旧中国翻天覆地的转变感到难能可贵。他深情地说，新中国能有周恩来这样的领导人是一种骄傲。

五十年代中，为了更好地开展中印友好工作，贾·尼赫鲁总理委派堂弟拉·库·尼赫鲁出任驻华大使。他在华任职期间，积极了解中国情况，同印度进行对比，做了不少友好工作。在回国休假期间，向印度一些单位做报告，赞扬新中国的建设成就，主张印中两国应在各个方面互相学习，互补长短。他对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能主动开展整风运动，揭露本身缺点错误，特别推崇。大使夫人在华期间也很活跃，交了不少朋友。在一次见到周总理，聊起北京大学东语系印地语教学情况时，她表示愿去兼课讲授口语。总理当即表示欢迎，并关照有关人员，是我方主动聘请她去任教的。

当时，我有关外事部门在内部为便于区分，把驻华大使简称

为小尼赫鲁。周总理知道后在一次同工作人员随便谈话中表示，对外公开谈话时为了尊重对方，不要这样称呼，特别是当着大使的面。与此同时，为了消除这个称呼可能已传到对方的负面影响，周总理在一次拉·库·尼赫鲁大使闲谈中，随便提及中国人的昵称“老”和“小”都是表示亲热的意思。哪知大使先生脱口而出，称这在印度和西方国家都有类似习惯，虽然不叫“老”和“小”，但都对同姓的德高望重长者和年轻的少壮派有类似的昵称来区别，比起尼赫鲁总理来我当然是“小尼赫鲁”啰。在座的人们听后都笑了起来。

1958年底，拉·库·尼赫鲁大使奉调回国，将转调任印度驻埃及大使。周总理特意建议，当时在广州的毛泽东主席，邀请路经广州的大使夫妇共进晚餐，给予了最高的礼遇。回印度后，大使在各种场合谈及在华任职情况时，充满怀旧感情，对周总理的外交风度推崇备至。去埃及前，尼赫鲁大使夫妇回老家阿拉哈巴德小住，特地派人到大学宿舍找笔者到他们家喝茶聊天。大使的家客厅窗明几净，点燃的檀香冉冉升起丝丝青烟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在一个多小时的闲谈中，大使夫妇多次谈及周总理的外交风范独具一格，细腻大方。五十年代末、六十年代初中印边界问题爆发后，拉·库·尼赫鲁大使对印国内少数人鼓噪反华公开表示异议，提出“不要认为印度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和主张全都是对的”。这种冷静、客观的态度在当时极为难能可贵。

落落大方，注重民间交流

1956年年底周总理访问印度期间，在加尔各答参观著名的热带病研究学院。这个学院建立于二十世纪初，不光是印度最大的热带病研究机构，而且在亚洲乃至世界上也有一定声誉。院内系科齐全，利用印度地处热带的有利条件，对各种热带病的研究有一定成就。周总理一行来参观访问，对学院来说是件大事。全校师生欢欣鼓舞出来欢迎，争先恐后都想一睹周总理的